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尺三

河 南 郭 家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

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

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

註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疏重言長老鄉閭尊者也老人之言猶

十信其七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註夫危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

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

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

盡則和也

疏危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

分也和合也夫危滿則傾危空則仰空滿

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危言也是以

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

又解危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

危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註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

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疏藉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語者為

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註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

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別人譽

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註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

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

疑致不信之過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註互相非也

疏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已同見則應

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

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

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

註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

猶十信其七

疏著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

外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

迷妄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

也

註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

所以先也期待也

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

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註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

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

不言則齊
疏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

齊與言不齊
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

也

言與齊不齊也

註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疏夫以言遺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備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直

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註據出我口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疏大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他既空然

可斯沃

惡手然於然惡手不然不然於不然惡手可於可惡手不可不可於不可

註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疏惡手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何處而有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然而義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註各自然各自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註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而至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

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註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

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釋

註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直示之造化受氣一種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

始卒若環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

疏物之遷賢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莫得其倫

註理自爾故莫得

疏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也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註天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註與時俱也

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

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註時變則俗情亦變棄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註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疏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

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註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疏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

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註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代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註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

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

之嘗言未之嘗為也

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

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應時陳

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此即是用衆人之口矣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讎立定天下之定

註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

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

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疏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

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

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註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勗惠子止而勿言

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

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疏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

文

○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

泊吾心悲

註泊及也

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泊及也

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

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
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

乎

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

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

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為親求祿雖復悉

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容問仲尼也

曰既已縣矣

註係於祿以養也

○ 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註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

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

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賃而稱孝子三仕

猶為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

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註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

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

哉

疏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論千鍾蚊

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千鍾

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

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

註外權利也

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

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

○ 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

二年而從

註不自專也

疏順於俗也

三年而通

註通彼我也

疏不滯境也

四年而物

註與物同也

疏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註自得也

疏為衆飯也

六年而鬼入

註外形骸也

疏神會理物

七年而天成

註無所復為

疏合自然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註所遇皆適而安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

註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

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

日去以至於盡耳

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

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理窮衆妙知照宏

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

註生而有為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沈溺有為適飯死滅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註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

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無自也

註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

爾非有由也

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

足私也

而果然乎

疏果決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

適而至也

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

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

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註皆已自足

疏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

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

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

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疏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

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

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

也故又還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

全也

疏夫死去生來猶春夏秋冬既無終始豈

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

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

註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也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註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而無靈也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遺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疏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俛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

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註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辨其然爾豈有待哉

于蠋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註影似形而非形

疏蠋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蟻蟻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蟻蟻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蟻蟻而有蟬蟻亦不待蟻蟻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是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化余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蠋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達夜達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心其不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註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况他物乎是知一切萬有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墮陽則我與之墮陽墮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註宜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疏彼者形也強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名言問答其具之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姓也沛彭城今徐

州是也邀過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適
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
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
可也

疏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於夸知其難
教嫌其異俗是以偽嗟也

陽子居不答

疏自覺已非然然悚愧

至舍進盥漱中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

疏盥酒也櫛梳也屆逆旅之舍至止息之
所於是進水漱洒執持中櫛肘行膝虫盡

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
致今問矣請問其過

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聞
庸今至主人清閑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

來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睢盱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
勢矜莊耀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

疏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汙辱也威德圓
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

戒子居也

陽子居覺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蹙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稽首

虔恭敬奉專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

註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疏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也陽朱

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

氈席妻捉梳中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

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註去其夸矜故也

疏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遣其矜

夸昆迹司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

爭席而坐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八三

十七